

难忘雪域战友情

段建平



山数百道弯，每一道都留下了他风雪无阻的车辙。

那时连队常跑格木至拉萨线，这条线与云比肩、与风同行，每一寸里程，都藏着壮阔的山河；每一次呼吸，都浸染着雪域的苍茫。特别是五道梁、唐古拉的夜风非常肆虐，疯狂得能把整个铁皮车厢撕开口子。他运送的粮食、罐头不计其数，自己却常就着冰碴啃压缩饼干。

赵杰战友曾经跟我说，那是强华退伍前的最后一次运送物资任务，在唐古拉山口会车时他俩碰面，只见强华棉帽檐上挂满了冰凌。强华摇下“老解放”的车窗冲赵杰喊：“回郑州我请你喝胡辣汤！”

这碗胡辣汤赵杰真喝上了。

那时，强华已经从粮食系统辞职，创办了自己的模具公司。在粮食局那几年，强华凭借过硬的军人作风，从最基层做起，逐步走上了单位管理岗位，在平凡中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当改革开放的

春潮拍岸时，他放下这杆秤，赤手空拳下了海。

谁也没有想到，那个曾经给首长沏茶的士兵，能把企业做得这么大、这么好，竟把模具卖到了海外，成为年轻有为的企业家。更没想到，他依然穿着朴素的棉毛衫，却给慈善机构送去了数百辆轮椅，为很多残疾人送去了爱心和温暖。

雪灾、震灾、洪灾……他总是在第一时间把钱悄悄地打进慈善账户。他常说：“国家给咱好了政策，我们有能力时，一定要回馈社会，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又想起了当年在部队，他是提干的热门人选，却执意退伍。战友们替他惋惜，他说：“只要肯奋斗，回到地方一样能干成大事。”他确实能奋斗，也成就了大事业。最让人感念的，是他从未忘记我们这些战友。

回到区外的战友被他一个个寻回。每逢八一、春节，他的公司会议室就成了

“兵营”。拉萨的、四川的、山东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只要能动身，没有不来的。他备好茶，沏的仍是那个温度——刚刚好。

多年之后的一个秋天，强华和老战友结伴再走青藏线。高原的风掠过车窗，迎面扑来牧草的清香和远山的微凉。望着散落如珍珠的牛羊，望着牧民的帐篷里飘出的袅袅炊烟，望着雪域高原雄浑壮阔的画卷，强华激情难掩，满眼潮红，他又想起了那段燃烧青春的美好军旅岁月。

我忽然明白了，有些人当兵只有三年的经历，而有些人当兵却是一辈子。强华把雪域高原的军营种进了骨子里，所以能一辈子保持立正的姿势——不是在队列里，而是在生活中的每一道岔路口。

夜深了我给他发微信，只写了一句话：你把四千里青藏线，连同心心念念的战友情，早已熔进了模具丛生的新战场。

雅鲁藏布江的春天（外一首）

木朵朵

雅鲁藏布江的春天
雨水来临之前。春天越往深处走
雅鲁藏布江的水位越低

她裸露着大片母体，像极了
哺乳期的母亲
春风一再掀开她的衣衫
裸露得越多
她所经过的两岸越绿

我在岸边的某一处，忍不住
每天看望她，并打探
雨季的消息

踏春风

春风待渡
我是一定要走向旷野的

海拔3600米，我在云端谈论春天
蛰伏的生命们蓄势待发
土地先等不及了，松软得
像铺上了地毯，就等贵宾亲临

按照惯例，泽当的春雪总是姗姗来迟
万物都在努力，隐藏不住的伤口
索性就暴露出来吧，我有经验

北飞的大雁与傍晚有契约
纵有千言万语，先缓一缓
别总问山河何时青地何时绿

春风自会一遍
一遍，告诉人间

万物在春天静默生长

李光明

繁花铺陈开去，美幻而不知疲倦
蜂蝶游走玉兰的清冽
又将翅膀上的芬芳，悉数抖落
在故乡湿润的田垄上

方寸菜园，正孕育一场翠绿的欢腾
葱茏间，新芽顶破泥土的沉默
阳光在豆架上支起琴弦
拨动着关于生长的，迫切的渴望

我们立在春天的腹地
布谷鸟的声声催促，让万物交融
看爱顺着湿漉漉的田埂
流向比远方更远的远方

春夜的明月，清亮如初
挂在枝头，照着花园里的石头
照着那堵，播映往事的白色墙壁

日子宁静。父母微醺的梦呓
是流水里沉淀的一粒砂
在月色下，轻声哼唱故乡的摇篮曲

让万物在春天静默生长吧
去抵达它们本该有的姿态
而我隔着千山万水，隔着满身风尘
在这深情的注视里
已长成——故乡伸向远方的
另一道辽阔的风景



碧影清波

翁桂涛摄

四月采茶忙

董国宾

四月一到，山雾还未散尽，茶园里就热闹起来了。暖风一吹，新芽冒得飞快，正是采春茶的好时候。

采春茶看似轻巧，实则是件细致活。早采一天是宝，晚采一天是草，乡亲们赶着时节，生怕错过了最好的芽头。

天刚蒙蒙亮，采茶人就背着竹篓上山了。清晨的露水重，茶叶水润饱满，这时采下的茶，香气最足。大家腰间系着篓子，双手在茶丛间翻飞，只掐最嫩的一芽一叶，动作快得看不清指尖。老茶农常说，采茶要轻提、不重掐，不然芽头破损，晒干后颜色发黑，卖相和香气都会大打折扣。

茶园多在山坡上，一层叠一层，顺着山势蜿蜒。站在高处望去，满眼翠绿，云雾在山间飘来飘去，人仿佛走在画里。可真干起活来，就没那么诗意了。长时间弯腰低头，腰又酸又胀，手指被茶汁染成墨绿色，洗都洗不掉，指尖还常常被茶枝划破小口子。

采茶有个老讲究：不采雨水叶，不采露水尾。真正懂行的人，要等太阳出来，把叶片上的露水晒干一点再动手。带水的茶青容易闷坏、变色，炒出来的茶不仅香气散得快，口感也发涩。所以大家上山先等一等，不急下手，这是保住茶叶品质的第一步。

还有一条常识：竹篓要透气，鲜叶不紧压。采茶只能用竹编的浅篓，绝不能用塑料袋装，也不能把芽头死死按实压紧。鲜叶摘下来还在呼吸，捂得太密、堆得太厚，半小时就会发热发红，一篓好茶直接报废。轻采轻放、薄摊透气，是保住鲜叶鲜嫩的關鍵。

四月采茶，人有三怕：怕雨、怕雾、怕时。四月的山里雨水多，前一秒还是晴天，后一秒就可能下起小雨。雨一来，茶叶沾了水，不仅不好采，鲜叶堆在篓里还容易发热变质。一旦下雨，大家只能赶紧往山下跑，或是躲在树下，等雨停了再继续。

茶丛间还常藏着野蜂、胡蜂，采茶时不小心碰到，就会被蜇。疼得人一哆嗦，却也只能忍着。被蜂蜇肿了手是常事，可没人愿意轻易下山，耽误工时，就等于是少了一份收成。最怕的还是误了农时。春茶生长极快，几天功夫，嫩芽就长成老叶，品质一落千丈。所以采茶的日子里，大家几乎天天早出晚归，早饭和午饭都送到茶园，简单吃几口就接着忙。阳光晒得人脸颊发烫，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浸透衣衫，可双手依旧不停，只想多采一点，再多采一点。

采茶的日子里，最动人的是邻里间的互助与温情。若是哪家茶园面积大，人手不够，亲戚邻居都会主动过来帮忙，不问酬劳，只带上自己的竹篓和一双快手。大家并排站在茶垄间，一边掐着芽头，一边拉着家常，说着今年的雨水、茶的长势、孩子的学业，沉闷的劳

作顿时变得热闹而温暖。谁家带了干粮、茶水，也会互相分享。你一口我一口，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种不计得失、守望相助的风气，在茶园里代代相传，比茶香更醇厚，比春景更动人。

采茶也有规矩。只采壮芽，不采老叶；只采向阳好茶，不采病叶残芽。乡亲们从不过度采摘，总会留些新芽让茶树继续生长，既保证当年收成，也照顾来年长势。这种不贪多、懂节制的习惯，一代代传了下来。

采回来的鲜叶，不能放着不管。傍晚时分，家家户户开始制茶。铁锅烧得温热，把茶叶倒进去，用手轻轻翻炒，杀青、揉捻、烘干，每一步都急不得。火大了会焦，火小了不香，全靠手上的功夫。

夜幕降临，村子里飘满茶香，一天的疲惫，都在这香气里慢慢散去。对乡亲们而言，四月采茶不只是谋生，更是迎接丰收的仪式。大家说着笑着，比比谁采得多、谁的芽头好，茶园里满是生机。采茶看似平凡，却藏着最朴素的道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催不赶，顺应时节，用心对待每一片茶叶，土地便不会辜负人。鲜茶变成清香的成品，不仅换来了家用，也留住了春天的滋味。

夕阳落下，竹篓空空，收获满满。采茶人踏着暮色回家，身上带着茶香与泥土气。这四月的忙碌，虽辛苦却踏实，虽平凡却珍贵。青山不语，茶香自知，这藏在云雾茶园的春忙，正是乡村生活最动人的模样。

平凡生活中的坚韧力量

——读刘震云《咸的玩笑》

高低

《咸的玩笑》的叙事没有太多修饰，没有太多抒情。小说开头关于智明的“题外话”，奠定了冷静节制的基调，智明每天鸡鸣起身劈柴、打坐，不是为了顿悟，只是想见到死去的父亲，在书中找寻那些身边见不到但有见识的人。智明久欠为功，活成了一个得道之人，但“得多少道”就要承受“多少磨难”，这个看似与主线故事无关的叙述，实际上是整本书的“文眼”，它提示了小说所关心的根本命题——所谓的“道”并不是高悬的理念，而是镶嵌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劳作与坚韧持守之间。生命的真相，则大概就是认清其苦涩本质之后依然选择庄重地“认真”。对于主人公杜太白来说，这“认真”便是尽力在诸多不如意之中维持生计、处理关系以及守护内心微小秩序的世俗挣扎。

杜太白这个人，是刘震云给当代文学再添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从教师到红白事主持人，再到街头小贩，身份的不断变换让他一次次变成“另一个人”，他的聪明是“小人物”的聪明，看透了规矩但又不会被完全绑住，吃尽了苦头还是敢往生活里冲。小说里杜太白跟女友田锦绣关于“财政主权”的争吵，一开始是“热处理”，后来变成“冷处理”，最后竟因为一只实验小白鼠破冰，荒诞又现实。

很多人际关系的难题，理论上的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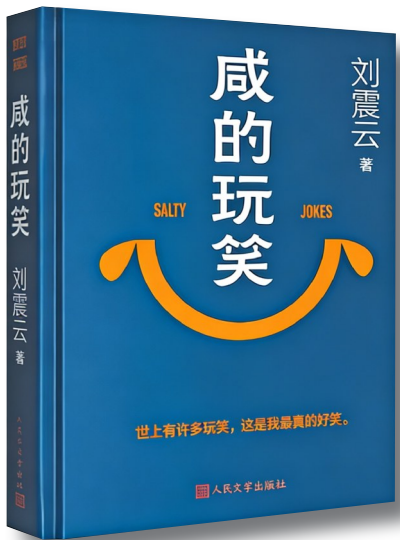
论总是没有结果的，生活中的偶然性加上时间的流逝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这种对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就体现在杜太白教孩子时所说的“普通人的哲学”上，劝老大找“莫往外求的营生”，劝老二做小买卖“千万别做管事的差事”，愿小女儿嫁“普通人家”过“普通日子”，这不是消极，而是看透了自己和别人的社会局限之后，把期望降低一些来换取安稳的生活方式，里面蕴含着普通百姓的生存感悟。

刘震云的幽默，是其叙述的灵魂，也是一种深刻的现实观照，这种幽默不是轻飘飘的喜剧调料，而是根植于生活荒诞感的笑话与反讽。杜太白在婚姻、职业、人情往来中遭遇的种种“玩笑”，内核往往是“咸”的，他领悟到“事情急不得，只能放一放，矛盾热处理不得，只能冷处理”。又如，他观察夜市大排档的拼桌现象，从排斥到接纳，进而感悟“啥叫和而不同，这就叫和而不同；各个方面，从不适应到适应，不过是个过程。”这种幽默视角，是一种高超的化解机制，它把沉重的生存压力，变成可以咀嚼，甚至能苦中作乐的故事，它告诉读者，面对无法较真、有苦难言的生活，用“玩笑”心态相对，并非玩世不恭，而是保持心理弹性，消解困顿的生存智慧。

作者借助杜太白的眼睛触及信任

的脆弱、人性的复杂和语言的局限性，杜太白与发廊女梦露那一段短暂温情是基于“活在当下”这一共识，但是最终仍然输给了现实的藩篱，而其父对外讨好、对内凶狠，则表现出“爱巴结别人的人，喜欢家里人巴结他”的家庭权力畸形状况，并且书中不断出现“话赶话”“事赶事”，表现出言语如何产生误会，小事情如何发展成风波，刘震云借人物之口说出：“事情没有真相，只有角度。”这种相对主义的认识，并不是走向虚无，而是让人在陷入绝对化思维时，多一些谨慎和包容。杜太白历经各种挫折，悟出“装死，就不会死了”这样的极端生存哲学，在“活出来”这场闹剧中，用一种荒诞的仪式完成对压抑生活的短暂反抗和心理释放。

《咸的玩笑》既不施舍廉价的希望，也不营造绝望的深渊，只是表现普通人活在这世上高度浓缩又略带夸张但却很真实的生存状态。“杜太白”们的日子就是一连串“咸的玩笑”串起来的：突然砸下来的狠心锤子、不得不低头认怂时的模样、偶尔闪现如烟霞般美好的温暖瞬间以及苦中作乐时的模样，刘震云用自己的“刘氏幽默”把这些全都搅和成一碗五味杂陈的人间烟火。看书中人笑过之后尝到的味道大概不会是甜甜的那种感觉，可能是舌尖留着的一点点咸味，也许就在这点点咸味里面藏着一丝丝甜味，这就是理解了平凡生活中的坚韧力量，在长时间与生活开一个“玩笑”后又能和生活握手言和并继续往前走的那种勇气所在。



2025年12月，刘震云长篇新作《咸的玩笑》出版。书名成了一种巧妙的隐喻，“咸”是泪水的味道、汗水的滋味，亦是生活本真的质地，而“玩笑”，则是普通人一种无奈却又坚韧的生存姿态。这部小说延续了刘震云“写众生”的创作底色，用冷峻又幽默的笔调，描绘出主人公杜太白在社会夹缝里辗转腾挪的浮生轨迹，也在嬉笑怒骂之中，照见了我们每个人与生活周旋，并最终寻求和解的某种可能。